

——沈从文与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

包晓玲 著

文化选择

乡土流脉

与



重庆出版社



——沈从文与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

包晓玲 著

文化选择

乡土流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插

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土流脉与文化选择:沈从文与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
研究/包晓玲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3

ISBN7 -5366-6352-8

I. 乡 ... II. 包 ... III. ①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
究—湘西地区—当代②乡土文学—文学研究—湘西地区
—当代 IV. 1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8783 号

▲乡土流脉与文化选择

——沈从文与湘西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

包晓玲 著

责任编辑 赖云琪

封面设计 吴庆渝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0 千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7 - 5366 - 6352 - 8/I·1152

定价:16.00 元

本书为湖南省社科联重点立项资助课题：
《湖南少数民族文化名人与本土文化
的渊源关系》的最终成果

出版时承蒙重庆工商大学学术
著作出版基金部分资助

沈从文的湘西(代序)

1999年10月底,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现当代文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在陶醉于一些硕学鸿儒的精神世界、享受知名教授的高深学问之时,也为组织者与学员及学员间的隔膜而吃惊。兴许就是世纪末的情形吧,大家都懒得交流,不想谈心。这也不能怪组织者的无为和无所谓。兴许这一百多号北至黑龙江,南到海南岛的文学教师和研究者,或多或少为自己还在吃文学研究这碗饭而汗颜,又大多来自须对著名高等学府仰视的学校,更不免拘谨而惴惴。介绍我所服务的单位,十有八九是没有人知道的,只好每每反问:

“晓得湘西不?”

当然晓得。

“我们的学校就建在那里。”

其实我是明知故问,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怎么会不晓得湘西,怎么会不晓得翠翠、阿黑和媚金。

结业典礼上,有幸被点名发言。一句“我来自湘西,苗族”,便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不用再渲染什么。

因为,那是沈从文的湘西。

有幸受过高等教育并时常在都市里走动的我,自然不会像当年沈从文流浪街头那么窘迫;在计算机网络普及、资讯发达的20世纪末,湘西也今非昔比;然而,迎着温凉怡人的秋风,走在北京那宽敞、爽洁的街道上,生长在湘西的我,对边缘与中心、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和隔阂,还是很有感受的。学习班上,我混在一群无名小辈中,面对那些知名学者、教授,每每暗惭自己的才疏学浅;于是,听

讲座时勤奋笔记,比当年高考复习还认真三分,当然有时候也免不了因台上偶尔的唠叨而平添些许自信。就是在这样一种忽冷忽热的心境中,我因为是湘西人而在学员中有了某种特殊。沈先生当年的挣扎、无助,成了我们湘西学子今天的资本。可是,我凭什么因地缘自卑而又优越?是沈从文为“湘西”注入了不朽的意义,成为文学史上常讲常新的话题。

突然也就明白了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宋祖英的歌声,喜欢那种来自湘西山野的淳朴和甜美。那次欣赏宋祖英的一首新歌,歌词里结实实有“古丈茶”的字眼。作为在湘西长大的同龄人,我明白她的良苦用心。没有听到有谁指责这首歌有商业广告的嫌疑。宋祖英的过人之处,在于她无论名气多大,都保持了湘西少数民族性格中的纯真和善良。她是现代版的湘西妹子,延续了沈从文笔下那些美丽的乡村少女的气质和神韵。

沈从文先生当年曾苦劝家乡学者不要研究他,免得砸了饭碗。殊不知故乡很多人却幸运地因为他而捧牢了饭碗。但我知道,他老人家若有知,是不会生气的。他一生不愿凭借任何势力而活着,却愿为故乡的后来者作铺路石。当年他得知故乡居然有一所省属综合性大学,曾笑得多么开心!我的几个同学,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跑到北京沈先生家“讨教”,提出的问题可笑而稚拙,他老人家并不介意,只是临别时张兆和先生嘱咐那几个愣头青要“多读一点书”。

沈从文对他的湘西的极度关爱,集中体现在他的遗愿上。凤凰沱江边上沈老的墓碑,是一块天然的大石头,他曾嘱咐,那碑,可以让赶路的山民靠着歇歇,让吃草的牛羊蹭痒痒。春天,我们的学生去那里拜谒、扫墓、挂青,而在那块天然墓碑边照的照片,却大多笑吟吟的。他们知道,老人家是多么希望湘西的儿女生活得幸福、快乐!

1998年12月,我们曾沿着沈从文笔下的沅水追溯了一番,拍

了一些相关录像资料。沅水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相比，自然变化很大，各种电站水坝的拦截，河水污染，已使大多数河段面目全非。只有到了麻阳的吕家坪和沅陵的柳林岔，我们才约略体会到一些《湘行散记》的余韵。

我们来到沅陵县一个叫乌宿的小镇，是为了寻找沈从文最心爱的妹妹岳萌当年的生活痕迹。沈岳萌这个冰雪聪明的湘西女子，当年逃难云南途中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后来就嫁给了乌宿一农民，并生有一子。我们经乡亲们指点，很容易就找到了岳萌的儿子莫自来，寒暄过后，他拿出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沈从文寄给他的，是沈家二十年代的一张合影，有沈母、沈家三兄弟和九妹岳萌。沈从文晚年在照片背面称九妹为“你的妈妈”，这自然是写给外甥看的。莫自来没见过他的外婆、舅舅过去的样子，难道会不认识自己的妈妈么？确实，谁能将照片上这个温婉秀丽、略显忧郁的漂亮姑娘与那个神情恍惚，在乌宿默默栖生、子艰难度日、最终冻饿而逝的乡下妇人联系起来？听着当地老人对九妹生前种种的追述，看着莫家空荡贫寒的农舍，端详着“你的妈妈”几个字，我不禁泪落心沉。沈从文后来很少提起妹妹，“你的妈妈”，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了多少难言的心疼和愤懑！乌宿乌宿，没有归宿，九妹的不幸是当年湘西人现实境遇的一个缩影，是沈从文清新优美文字后面的辛酸和沉重！

湘西的一些新锐作家，他们都试图绕过沈从文或声言不敢看他的作品，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故乡话语。渐渐地，湘西成了一块文学之地，于是我将湘西作家群的创作称之为“湘西文学”。也许有人会置疑，这小地方会产生什么独有的文化现象呢？我也在寻觅，企图找出这股文学脉流具备的各种特质。

在这本小册子的书写过程中，我也离开湘西，离开了培养我造就我而我也为之服务多年的母校，来到与湘西一衣带水的重庆谋生。尽管我的职业没有变化，仍然站在高校讲台上，面对的是差不

多的学生,但内心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这使得我更能体会湘西作家走出家门、“在别人的天空”中奋斗的心境。行走在外,离家越远,思乡越切,故乡,是每个湘西人永远难解的心结。

作 者

2003年4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湘西文学的形态与特征	(1)
一、湘西与湘西文学	(1)
二、湘西作家的民族文化背景	(5)
三、湘西文学的特征	(6)
四、湘西作家的文化选择	(17)
第二章 沈从文小说及散文创作概况	(23)
一、作者简介	(23)
二、小说创作	(26)
三、散文创作	(42)
第三章 沈从文的湘西背景	(54)
一、湘西情结	(54)
二、生命传奇	(56)
三、地域意识	(61)
四、对湘西人的关注	(69)
第四章 沈从文的文学理论与主张	(73)
一、文学理论创作	(73)
二、文学与社会人生	(75)
三、文学与政治、商业的关系	(77)
四、文学与审美	(79)
五、文学创作方法	(82)
六、文学批评艺术	(84)
第五章 沈从文的忧思与悲悯	(89)

一、发自肺腑的悲悯之情	(89)
二、战争与死亡	(91)
三、残缺的美丽	(93)
四、对女性生活的关爱	(96)
附录:《街》	(98)
第六章 沈从文小说的几种婚恋方式	(102)
一、理想脱俗的爱情	(103)
二、爱在寻觅中	(106)
三、无爱的婚姻	(109)
四、残缺的爱	(110)
第七章 沈从文小说的艺术追求	(114)
一、题材广泛,体裁多样	(114)
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	(116)
三、语言特征	(117)
四、心理描写	(122)
五、《边城》赏析	(124)
附:《边城》(节选)	(132)
第八章 孙健忠的小说创作	(176)
一、创作概况	(176)
二、对极左路线的批判:《甜甜的刺莓》赏析	(179)
三、倾斜的湘西:《死街》	(183)
附录:《甜甜的刺莓》(节选)	(190)
第九章 蔡测海的小说创作	(219)
一、创作概况	(219)
二、感伤与希冀:《远处的伐木声》赏析	(225)
三、关于天坑的寓言:解读《三世界》	(230)
附录:《远处的伐木声》	(238)
第十章 彭学明的散文创作	(256)

一、创作概况	(256)
二、少数民族风情录	(257)
三、沉重的乡土忧虑	(260)
四、雄强的湘西人生	(263)
五、湘西女性美的展示	(265)
六、故土情结与家园意识	(272)
第十一章 向启军及其他湘西作家的创作	(276)
一、向启军的散文创作	(276)
二、张心平等人的小说创作	(278)
主要参考书目	(281)
后记	(283)

第一章 湘西文学的形态与特征

一、湘西与湘西文学

湘西,地处湖南省西部,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以及怀化、常德地区大部分县市,位于湖南、贵州、湖北、重庆四省(市)交界处,是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汉族等民族的聚居地;在行政上它受设置于长沙市的湖南省委省政府管辖,但从语言、习俗、生产方式等各方面来说,它与四省(市)边区即武陵山脉一些地区生活形态更相似,民间经贸交往也较密切。湘西远离省城,物产、地貌都与洞庭湖平原大相径庭,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这小地方,隐藏在绵延数千里的武陵山脉中,岩厚地瘠,气候多变,旱灾水涝频繁,因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而让人望而却步。但湘西境内群山绵延,奇峰耸立,溪河密布,滩险水急,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又因山川秀美而令世人悠然神往;在这弹丸之地,历史上兵灾匪患不断,湘西人在不断的抗争过程中,形成尚武好侠、雄强剽悍、永不服输的民族性格,英雄豪杰层出不穷;这里的人们勤劳耐苦、敬神信巫,各种娱乐、祭祀活动文化内涵丰富,人们恋爱交友多以歌舞为媒,民族性格中又有重情爱美、浪漫天真的成分;湘西人爱编传说爱讲故事,爱说笑话爱唱山歌,民间艺术宝藏蕴含深厚,这里又是孕育文学艺术家的温床。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在经济实力方面也许无特殊之处,但在文化教育方面却优势突出,堪称文化大省。有着悠久而深远的文

化传统的湖南人,重视基础教育,人文综合素质较高。湘西人也不例外,虽说受教育程度滞后于湖南省的平均水平,但相对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湘西人是比较重视文化教育的;同时,湘西人又具有山里人的本色,吃苦耐劳,做事实实在,为人忠厚纯朴,心地善良。湘西各个少数民族在千百年的抗争、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既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又形成了融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的地域文化特征。看起来湘西偏居一隅,因大山的阻隔而显得闭塞,其实,湘西文化内蕴丰厚而辐射面广,在某种层面上又很为开放。除了少数民族的自身文化传统以外,它还是湖湘文化、荆楚文化、巴渝文化的交融点,因融会了各种文化优势而显示出一种多元特质。

湘西民间盛产神话、传说、山歌,口头文学代代相传,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现代小说和现代散文。被誉为“湘西代言人”的苗族作家沈从文,用他那深情而优美的文字,向世人展示了神奇的湘西世界。被大山阻隔的民族,艰辛而充满活力的劳作,简单而魅力无穷的娱乐,对神的敬畏,对情的执着,都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得以充分描摹。湘西这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偏僻之地,向世界展示了她的本来面目和特有的民族文化。在当时的中国文坛,现代白话文盛行才短短十来年,沈从文以一湘西土著小兵的特殊身份闯入文坛,在穷困窘迫的生活条件下,竟获得成功,成为风格独具的著名作家,创造了现代文坛神话。

在各种政治及文学思潮的撞击下,沈从文这位执拗的湘西山民,始终坚持独立创作、为民代言的作者立场,坚持不懈地关注着他的故土、民族和他的精神家园。“乡土支撑了他的整个文学大厦。在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他的乡土创作,几经嬗变,日趋博大精深,终于攀上世界文学的高峰,并开创了湖南乡土文学中的沈从文传统,对后世作家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①随着对文学、对社会、对人生理解的加深,沈从文的作品内涵进一步拓展,从对湘西的讴歌、赞美到对湘西人生存困境、社会弊病的揭示和批判。此外,沈

从文站在乡下人的立场上,对都市文明进行了审视,无情鞭挞了都市生活中道德沦丧、人性扭曲的现实,将乡村与都市进行对照,使得湘西人健康、积极、实在的生活昭然于世,其特殊的社会价值得到体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是这样评价他的:“沈从文的主要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而这一文学世界是用‘湘西人’这个主体来叙述、观照的。……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当时便显出不同一般。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处。由此,沈从文的作品丰富了 30 年代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的特征。”^②也就是说,沈从文的创作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史的独创意义。

此后半个多世纪,湘西的文学儿女们循着拓荒者的足迹,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群:孙健忠、蔡测海、吴雪恼、颜家文、彭学明、向启军……他们与沈从文一样,自小生活在湘西,受到土家族、苗族文化熏陶;他们离开故土,接受良好的汉文化教育,身处文明水平较高的都市社会,但在精神上却始终未能脱离生养自己的家园,他们运用现代观念,回视民族和自己的过去,思考着湘西的出路和未来;他们有忧虑、有叹息,他们的笔常常是沉重的,但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用文学的方式,展示着湘西的明天和希望,并形成极具地域色彩的“湘西文学”——由湘西籍作家创作的、主要反映湘西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

可以说,湘西文学不仅是湖南乡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其发展轨迹与中国新文学的步伐是一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

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人们、特别是底层人民的觉醒,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科学、民主的国家。体现在文学上,作家们注重思想启蒙,提倡个性解放,将笔触深入平民阶层;而贫瘠的乡村、终日劳作而衣食不保的农民,则成了作家们表现的主要对象。20世纪白话文兴起之初,鲁迅等人即创作了大量的乡土小说。《故乡》、《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作品将农民问题与人的启蒙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新文学直面人生、关注平民的主张。此后的各个文学时期,从20年代的文学研究会到30年代的左联文学;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50年代的反映合作化的作品,再到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延存下来。20世纪的中国现代革命,本质上就是农村的革命,也就是说,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乡土作家们,大都忧国忧民,关注或投身于各种现实斗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们密切注视农村社会、关怀农民的生存疾苦,以实现其改造社会、启迪民众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这些作家们大多由乡村而城市,由边缘而中心,乡土生活的浸润、经验的积累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乡土情结,使得他们在创作上得心应手。“乡土化的丰采,成为中国作家内在精神底里的显著特征和风范。无论后来走到哪里,无论后来身份、地位和生活发生何种变化,他们却始终魂系乡土,他们在心灵深处都无法割舍与乡土乡亲的天然联系,都无法磨灭那纯朴真挚的农村生活记忆。”^③这是农业中国特有的文学特征。湘西作家也不例外,并且,他们的乡土情谊更厚、心结更密;他们的创作无论从观念、意识还是题材、手法,都深受本土文化的浸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

湘西文学,既有农业中国共有的文学特征,又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并具备人类学研究意义。很大程度上,人们认识湘西,是从欣赏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以及被改编的影视作品开始的。人们来湘西旅游,探寻民族文化风情,往往将一些文学人物及场景当

作参照物。自然界的湘西与文学中的湘西往往水乳交融,互为表里,这一切都成为美谈,传为佳话。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表明湘西作家与生俱来、浸入骨髓的民族意识和文化倾向得到乡亲们的认同和喜爱,同时,湘西本身就是一块肥沃的文学之地,它有着天然的文学性。

二、湘西作家的民族文化背景

湘西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其内涵丰富而复杂。作家们的文化背景里有湘楚文化的因素,有土家族、苗族的成份,还有各民族之间因交流、碰撞而受到的各种影响。楚人热情奔放,崇拜生命,追求自由,勇于创新,文化传统中推崇人的奋斗精神和英雄主义,人们信巫敬神,敢于蔑视权威,张扬人的个性与异秉,体现在艺术上,具有代表性的是屈原所开创的那种雄奇瑰丽、璀璨多姿的浪漫主义文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学的主体精神,是南方民族特有的内聚生命力的爆发。”^④在湘西作家作品中,湘楚文化痕迹清晰而深刻:人神合一,悲天悯地;抒情达意,不拘文法;想象丰富而奇异,词藻鲜活而优美,富于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

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和习俗让湘西作家的创作又带上了显著的民族烙印,使得他们在众多乡土作家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作家和作品主人公,往往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千百年来,湘西少数民族被迫迁徙、流亡,在抵御外侮、抗争自然的斗争中,湘西人形成了执拗、坚强和不畏强暴的品质,压力越大、负荷越重,战斗力越强、创造力越旺。湘西少数民族好巫信神,特殊的民族节日的各种祭祀活动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文化活动内涵丰富;他们讲情重义,恋爱、交友较为开放、自由,其方式往往顺应当事人的情感需求,颇具浪漫色彩;深山莽原的生活环境里

各种特有的动植物资源,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存方式具有传奇色彩;各民族之间不同的信仰和生活习惯由互相排斥、冲突到逐渐适应、交融……而大山的阻隔,让世人不容易了解湘西人的生活,从而形成人们一种好奇和期待心理。湘西作家独特的民族文化背景、生活阅历,形成他们特殊的创作个性,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把故乡作为创作的主要对象,从沈从文、孙健忠到彭学明、向启军,湘西作家无不感谢故乡赐予他们的创作灵感和题材源泉。沈从文一生坚持自己乡下人的立场,湘西世界是他作品永恒的主题:“我实在是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⑤孙健忠认为:“我的每一篇作品,都离不开我的故乡和我的民族。我并不主张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我只认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理应把反映本民族人民生活作为自己最神圣的职责。”^⑥彭学明觉得湘西是他的创作源泉:“湘西土地上这种人性与自然的沉淀,使我真切感受到了湘西的慈祥与博大,当我学会感悟,学会体验,学会与湘西对话时,我愈发明白:湘西拥有的不只是慈祥,博大,还有勇敢,纯善,美丽等人类与自然的一切优秀品性和容颜,即使是丑,也丑得憨态可掬,也会有—种独特的魅力而以—俊遮百丑。”^⑦向启军亦表明自己的心声:“乡土情结至今依然成为新一代湘西作家内心无法抗拒的永恒诱惑。”^⑧从这些发自肺腑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们共同的创作动机和愿望,他们独特的文化背景使其创作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

三、湘西文学的特征

湘西文学具有自身独特的表现题材和写作方式,作家们对家乡这块热土不倦的描摹和抒写,使之与其他作家群有着明显的区